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60 ·

美學·藝術類

洪深戲劇論文集

戲劇論集

演劇漫談

洪深著

余上沅著

袁牧之著

上海書店

袁牧之著

演
劇
漫
談

No. 0815

演劇漫談

實價六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袁牧之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廣州 北京 漢口
九龍 重慶 杭州
梧州 蘇州 寧波
揚州 汕頭 香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11, 1, 初版

1—2000册

本,書據現代,書局1933年版影印

序

自我演劇以來，也有五六年了，我演的戲不多，可是每次演戲都給了我不少關於演員的心得，這四十篇東西也就是我陸續積下的隨筆，原是不止這些的，至少還應該有一半以上的另碎東西，但因為這幾年中生活的不安定，被我東丟西拋，了不少去，加之滬戰時候江北司令把我許多存稿都包了碗和花瓶拿走了，於是又損失了許多。

這些東西大部都是關於演員的，那因為我自己僅是個演員，不能有更廣的所知。

原先我有個心願，想完成化裝，動作和發音三

卻關於演員技巧的東西，當作我幾年來努力於演員工作的清算，現在化裝術雖然已出版，但那後二者，在這一年來的戲劇空氣沉寂中就寫了也不會有銷路，不能換飯吃的稿子，像我現在的環境也不會有心去寫它，於是這個心願就至今沒有了。

不過，我還是要完成我預定的工作的，決不因沒有銷路就折了我的勇氣，我計劃中的“以演劇的方法研究演講”的長稿，便是這兩部東西的融合，雖然那裏是以演講為主而以演劇居賓，但我也不會失了我的原意的，我還希望以後的演講人才都能真演員，那末戲劇運動也許可以進展得快些。

至於這裏的四十篇東西，不過是拾遺，是隨筆，是漫談，還請讀者的希望不要太高了。

一九三三，二，十四，

談漫劇演

目錄

1. 四演酒後而未得成功.....	1
2. 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自己	11
3. 製造縐紋	15
4. 舞台情人	21
5. Climax	25
6. 我想試一試觀眾是否愚蠢的?.....	27
7. 演員的目光	31
8. 想做愛迪生	33
9. 從獨角戲多角戲談到兩個角色 演底戲	39

10. 笑與哭	45
11. 打倒提示人	49
12. 關於父歸的長子	53
13. Accidents	59
14. 小聰明	65
15. 對照與調和	69
16. 接受批評	79
17. 演劇技巧應當適合外行或內行?	83
18. 狗的跳舞中的翟漢禮	87
19. Center of stage	101
20. 加作料	105
21. 讀詞與標點	109
22. 過火與不及	115
23. 帶戲上場與帶戲下場	119
24. 俄國大菜館	121
25. 演劇的先生	125
26. 再論沒有自己	131

27. 粗線條與細線條	135
28. Hard action 與 soft action	139
29. 動作與讀詞的難易比較	143
30. 趕劇喜劇與悲劇	147
31. 正派與反派	149
32. 舞台與銀幕之難易	153
33. 老太婆是否可以男人扮?	155
34. 關於妒的不夠酸	157
35. 觀眾的注意	163
36. 經驗和觀察	169
37. 我們為什麼要化裝?	173
38. 自己化裝和別人化裝	177
39. Artist 與 artisan	181
40. 天才到底是什麼?	183

插圖

- 1 “怒吼罷中國”中的老船夫
- 2 “五奎橋”中的周鄉紳
- 3 “文舅舅”中的文舅舅
- 4 “狗的跳舞”中的霍漢禮
- 5 其二
- 6 其三

一

四演酒後而未得成功

酒後是丁西林編的獨幕短劇，原先是蒐集在“一隻馬蜂及其他”的集子裏，現在該書絕版，又蒐集在“西林獨幕劇集”中。

酒後這劇本曾受象牙之塔裏的雅士們極力地歡迎；也曾受十字街頭上的同志們極力地唾罵。

然而，在喜劇的編著技巧上講，中國的劇作者中是沒有再能勝過西林的了，尤其是他的酒後，他對於詞句的周密簡直不容增減一個字，而且上演的舞臺性又十分豐富，雖然他不是個舞臺出身的人。

在理，像酒後這樣的戲，僅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的場面，已夠便利演員了；角色又少僅三個角色，極便於演習；劇詞又生動緊湊，不致使觀衆厭煩；動作表情又處處合理毫無牽強，易於表演；像這樣的戲，照理是再便宜了演員沒有了，然而我真慚愧，我七年中先後和四個不同的女角演了四次，竟沒有一次我自認是成功的，若把我這四次出演酒後來加以自判，我想多少是可以證實：——

1. 酒後雖是一齣小戲，然而要演它成功卻也有不少難處。

2. 觀衆的說好是不確的，有時會害了演員的上進。

3. 演員的生活經驗與演劇之密切關係。

同時，因了以上三點的證實，可給一般拿演戲看作輕易的演員們一個很好的警告。

我且把那幾次的出演前後分述於下：

第一次，是民國十五年，在上海，共演六

場，和顧震女士合演。

第二次，是民國十七年，也在上海，共演兩場，和李瓔女士合演。

第三次，是民國十九年，在南京，共演三場，和王瑩女士合演。

第四次，是民國二十一年，在寧波，共演四場，和黃耐霜女士合演。

第一次的出演，是辛酉第三次公演，那時我還祇十八歲，從未與女性們交接過，竟連和女性一同配戲，也還是第一次，雖然經了幾次排演以後，和顧女士已漸漸地熟了，然而總有些羞怯；而且，那是我很清楚地記着的，我那時還這麼想，祇要彼此把戲排練得熟，彼此的感情是無需得連絡的，竟還害怕男女間一有感情便要發生什麼不幸似的。

因了這樣，我是拚命地祇着重於技巧，我記得從開始排演到上演，中間有三個多月的距離，在那三個月中，我竟沒有隔兩天離開劇本過，不但把自

己的劇詞念得爛熟，連別人的也能倒背過來，對於動作的預備更其瑣碎得要命，連眼睛怎樣看，手指怎樣動，也都註在書上，那本書竟摺得比秀才先生的論語孟子還要爛，註上的字比螞蟥還要多。

結果，在出演以後，人家也看出了我的用功，說我是演得成功了，我呢，糊糊塗塗也以為是真的成功了。

第二次出演是我二十歲那年的八月中秋，那年我在三月裏死了母親，自我母親死後，我祇有一個姊姊和一個妹妹是我最親愛的人了。可是姊姊的年齡大我一倍又半，妹妹又因自小少讀了書也和我像不是一時代的人似的，我因了孤單，便想到了伴侶，果然在暑假裏的一個際遇，相識了李瓔，一個二十歲的熱情青年，和一個十六歲的早熟姑娘，又加彼此都是零丁孤單，所以不到兩月，已打得火熱了。

李瓔是辛酉一般同志自小所認識的，但我們

的相識卻瞞了他們衆人，可是在他們看了戲以後，他們到後臺來跟我們倆握手說，“祝你們倆成功”，從他們的臉上，我看出了他們的話不是光指我們的戲說的，他們的話是一句雙關語 Pun，他們是還祝我們別的成功於未來。

在後，我便自己這麼想，“他們怎會看破我倆的祕密的？”對，我確信了那一定是我們在台上，不知不覺地露出了真愛了；同時，我又回憶起第一次的出演，雖然在技巧上把戲維持了過去，但是我竟連一點愛的表示都沒有，簡直不像一對互相熱愛着的小夫婦。我想起了真覺得又抱憾，又慚愧，可是爲什麼第一次的觀衆看不出我們中間沒有愛而騙我說是成功了昵？

因此我不信任了觀衆的批評，就連第二次的觀衆的批評我也不再信任了，我重復把酒後的劇本細細地研究了一下，畢竟是被我找出了第二次觀衆也沒有告訴我的東西。

我那次研究的結果，看出了酒後要演得成功，在內必須有兩把火：——

第一把火是愛火——如其彼此不是這般愛，就不會有這一場的戲發生。

第二把火是酒火——如其彼此不喝這些酒，也不會發生了這場戲。

所以 我自認 第二次的酒後我是成功了一半。我那時極想有第三次出演的機會，再燒一把酒火在我的胸中。

第三次的出演，是聯合劇社旅京的公演，那時李瓊已和人結了婚，雖然我是很了解她環境的不得已，然而當時卻非常的痛苦，曾大大地醉到了一次，醉後的味兒那便是生平第一次嚐到。

愛的經歷，酒的味兒，我都已有了，我自以為這第三次的出演是準可完全成功了。

結果，第二次出演成功了的愛火，在第三次的出演中依舊還有着。可是第二把酒火怎樣呢？因為